夜航船

■陈幼芬

茶干了,我起身续水。阳光缓步,正停在“小鼹鼠的花园”上。或许,最好的状态,是既记得自己想飞的念头,也珍惜此刻踩在泥土里的踏实。风有风能去的地方,云有云能停的角落,而我,在自己的时光里活得舒心就好!

你想成为谁

感谢基因,五十多年来,除拔过一颗智齿,我从未与牙医打过交道。一年前,当半颗牙齿不打任何招呼默默脱落时,我没再啃山核桃,也没再吃大闸蟹,我开始嚼一块酥脆的咸味薄饼干。

当口腔里突然出现一小块硬物时,我感到异样,以为是饼干碎屑嵌进了牙缝,用舌尖抵了抵,却触到一片粗糙的豁口——一颗门牙的内壁不再光滑,它失去了“半壁江山”。将那硬物吐出来仔细辨认,发现,正是离席了的半颗牙齿!它悄无声息地离开安居乐业了数十年的工位,令我惊诧。

对着镜子反复查看,并无其他缺口,我的门牙依旧齐整,笑起来还是往日的模样。可左下牙床第一尖牙内侧那个隐秘的缺口,像一枚被时光刻录过的印章,洇着岁月漫过的痕迹。安然享受着父亲遗传给我的那无坚不摧的一口好牙,我一直以为自己离衰老还有些远,但失落了这半颗牙齿的我,黯然神伤。舌尖每触及那残面,就提醒我:“别急着往前赶了,回头看看吧。”

回头看时,总难免望向别处。

前几日,刷到段晶老师肚皮舞直播视频时,惊叹美不可方物呀!一方小小的屏幕里,她的气场却占据了整个世界。她的身体挺拔得如同白杨,却又比白杨多出几分灵动与婀娜,每一寸骨骼都像被艺术之神精心雕琢过,透着与生俱来的优雅。她的颈部修长,转动时犹如自在的白天鹅,舞动的肚皮与腰肢,蜿蜒流畅,性感妩媚。她的指尖纤细有力,在空中划出美妙的弧线,随音乐旋动的裙摆,如绽放的花。停下舞动,开口说话,声音轻柔温婉,一字一句都透着历经磨砺后的智慧从容,尾音里带着一种由内而外舒展又内敛的韵律。

盯着屏幕里的她,我深深着迷。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我也想那样呀!”不禁憧憬,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这般曼妙的身姿。

第二天,我的手指不由自主点进小黄车,买了一套肚皮舞基础教学视频,我觉得,优雅是会传染的,想要,至少得向前迈一步吧!迫不及待打开视频,跟课练习,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不听使唤!习惯了久坐,我的臀髋生了锈,我的腰胯像灌了混凝土……如今,视频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收藏夹里,没再出声。

我知道了,我成不了像段晶老师那样的舞者。

李辛老师的《儿童健康讲记》中有一个童话故事。广阔草原上,住着幸福的鼹鼠一家。它们的家在大树洞下,还有一个很小的花园。没有老鹰的好天气里,它们会出来找点吃的,晒晒太阳,然后回去睡觉。下雨时它们会在树洞里呆一呆,冬天来临时,它们会存上足够多的食物过冬。它们很开心,也很快乐。有一天,孩子问:“妈妈呀,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小鸟那样会飞?”妈妈说:“会飞是挺好的,不过,它们不像我们会储存食物,所以冬天要飞到很远的地方,这里它们住不了。”“妈妈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老虎那样在草原上冲来冲去?”“当老虎也很好,不过,我们不是老虎,而且老虎因为太漂亮,人类喜欢它的皮,所以,它们的处境比我们危险多了。”

这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让我禁不住想——我是谁?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此刻,烈日当空,蝉鸣正盛。泡了壶老白茶,我又开始在书页上寻找令我心动的故事,和那些醍醐灌顶的觉醒文字。偶尔翻看一下朋友圈,有人在香港的博物馆饱览千秋古韵,有人在六盘水的凉风中悠悠徒步,有人沉浸在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的国风越韵里。手指划过那些照片,我心里像有两个小人在拔河,一个说“出去看看吧”,一个说“待在家里也挺好”,谁也赢不了谁。

既贪恋自己脚下的方寸地,那杯温吞留香的茶,那本还未翻完的书,那扇能看见晚霞的窗,又忍不住羡慕别人路上的风光,那些轻盈的、果敢的、闪闪发光的模样。我在“成为谁”的问句里打转,像钟摆一样在“想成为”与“已拥有”之间徘徊。

这般拉扯时,我想起小鼹鼠和它们安于当下的一家。

或许,这个问题本就没有答案。掉了半颗牙齿,提醒我衰老前进的步伐,却没妨碍我依旧能用剩下的牙齿啃个脆苹果;那套没被继续使用的舞蹈视频,藏着我对美丽优雅的向往,却不妨碍我在厨房里跟着锅碗瓢盆的节奏晃悠。

就像小鼹鼠终究留在了自己的洞穴,却依然能在抬头时,看见小鸟掠过天空的影子,听到远处传来的阵阵虎啸。安守当下,不是困在原地,而是学会与自己的不能和想要共处。接受自己此刻更想待在屋里,就别为没出门而懊恼;若某天突然想出发,也别为路上的疲惫而抱怨。我不必成为任何人,更不必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脚!

茶干了,我起身续水。阳光缓步,正停在“小鼹鼠的花园”上。或许,最好的状态,是既记得自己想飞的念头,也珍惜此刻踩在泥土里的踏实。风有风能去的地方,云有云能停的角落,而我,在自己的时光里活得舒心就好!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闲坐烹茗

■罗文

每当看到市心路的梧桐落叶,我总是恍惚。后来才知,原来此梧桐非彼梧桐。古诗中的梧桐是中国本土梧桐,广植于古时庭院、宫殿,秋雨绵绵之时在深墙高院吟咏那些诗词是非常贴切的。现在人行道上的梧桐是上世纪20年代从法国引进的,俗称法国梧桐。

永远的梧桐

市心路上的梧桐树是我童年的乐园。当年因城市建设需要,它们被迁徙时,人们是多么的不舍得,有人就像牵挂自己心爱的孩子一样,还专门到北塘河公园——它们的新家去探望。这种情感我感同身受,曾经的一幕幕不禁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我住在市心南路的外婆家,家门口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梧桐树下是小昆虫的天地,蚂蚁、蜘蛛、蝼蛄、蜈蚣、蚯蚓等是这里的常客。树上常趴着星天牛,身体黑亮布满白点,头上伸着两根长长触角,威风凛凛。每次看到蚂蚁,就很想自己也是一只蚂蚁,进入它们的世界里。看它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匆匆忙忙赶路,心里会想它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呢?也恶作剧,经常把蚂蚁抬着的昆虫空壳弄下来放到另外地方,看它们赶忙调换线路;有时又从哪儿弄来一点水,截断它们的去路,看它们慌乱一团,就觉得很有趣。

参加工作后,每天穿行在市心路上,与梧桐树朝夕相伴。夏天到了,梧桐树迎来它最华美的篇章,一百多株几十年的大树,直径都近五十厘米,就是其成为夏日盛景的底气。市心路的梧桐树是扎进我们肉体的安宁与清凉,遮天蔽日的枝叶,把整条马路捂得严严实实。一走进这个绿色的世界,凉风扑面,汗水顿收,神清气爽,据测试树荫下和太阳底下的温差最高可达15摄氏度。

市心路的梧桐景观,在我心中可以与南京等名城久负盛名的梧桐大道相媲美,网上曾有文字介绍,萧山市心路的梧桐树,十几米高的连贯树冠形成绿色廊道,阳光洒下又如点点碎金,光影斑驳,这种兼具视觉震撼与文化底蕴的美学特质,使其成为江南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但市心路的梧桐与别处又有不同风味:南京钟山景区梧桐大道上的梧桐树更高大,树干笔直刺向天空,气势宏大,充满金陵帝皇之气;杭州北山街、南山路的梧桐树,因环绕西湖,极尽曲敬,更具艺术风范,彰显临安宋韵雅致。市心路的梧桐树最充满烟火气,给人的感觉是在生活与艺术之间把持得“恰好”。有人会欣赏它的艺术美感,但更多人是把它作为生活的庇护所。这是城区最繁华的主干道,城里大多数的人都在这里生活。浓荫下,职工神清气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学生脚步欢快背着书包去上学;大妈高高兴兴挎着竹篮去最大的西门菜场买菜;大爷在树下摆上棋局或牌局,悠闲地泡上一杯浓茶;男孩打玻璃弹,女孩跳皮筋,笑声不绝;傍晚时分,邻居们拿出竹凳躺椅,一把蒲扇打蚊子,说说笑笑就到午夜,回屋睡觉。小城写满安详与愉悦,出差的人回来,远远看到那绿色的穹庐,就觉得踏实,感到有了着落,有了依靠,燥热的心马上安静下来。

秋风如同号角,吹落第一片梧桐叶,如果再夹着秋雨,第二天一早,市心路上就全部都是金黄的落叶,如同打碎了调色盘。那个时候环卫工人最辛苦了,不停地扫啊扫,把落叶当垃圾。后来人们醍醐灌顶,落叶虽是垃圾,但也是浪漫,是诗意,便开启了“落叶不扫”模式。2017年,萧山的另一条道路人民路,和杭州著名的南山路、北山街、苏堤、白堤等15条道路一起,被杭州市列为最美的不扫梧桐落叶的道路。如果市心路的梧桐树还在,应该可以排进全省最美梧桐大道的前几名吧!

每当看到市心路的梧桐落叶,我总是恍惚。一说到梧桐,脑海里跳出的诗句就是:“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等,都是寂寞清冷幽怨的,但为什么我眼中的梧桐落叶,却是无边落木萧萧下,沙场秋点兵的气势。色彩斑斓,秋意烂漫,与寂寞深院锁清秋的意境完全不同。后来才知,原来此梧桐非彼梧桐。古诗中的梧桐是中国本土梧桐,广植于古时庭院、宫殿,秋雨绵绵之时在深墙高院吟咏那些诗词是非常贴切的。现在人行道上的梧桐是上世纪20年代从法国引进的,俗称法国梧桐,而且往往一排排几十几百株种,所以那叶子落下来,真是壮观浪漫的场景。可惜市心路的梧桐落叶没有赶上“落叶不扫”的好时候

寒冬时节,叶子大抵落尽,只零星地挂着一些黄褐色的叶片,留下光秃秃的树枝。此时的枝干遒劲有力,特别适合用中国画传统的“折枝”技法来表现。祖籍萧山的任伯年是“海派四杰”之一,其《梧桐秋艳》《桐荫仕女》等梧桐题材的画,以墨笔勾勒枝干,结合山水皴笔画法,体现梧桐的劲健姿态,非常传神。冬日的市心路上,看到的分明就是一幅幅带有宋元风格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背倚大树,仰望凤栖之冠,你在欣赏画时,自己也成了画中人。

冬夜大雪纷飞,天地混沌,白茫茫一片,熟悉的路径消失,熟悉的物体变陌生,唯有槎桠的梧桐树枝,伸向空中,去迎接拥抱空中的精灵。我从市心路的这一头走到另一头,雪花落在肩上身上,呼吸一口寒冷清冽的空气,仿佛走在空灵神秘的森林之中。第二天,积雪给树枝换上新装,主干树枝上的雪厚实如蛟龙,树梢残叶上的雪晶莹如梨花,如黑白水墨画,简洁又意境深远。

元宵灯会,是那时候市心路的高光时刻,梧桐树是最好的背景。上世纪90年代,萧山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市心路见证了萧山这个时期的繁华。二轻大厦、萧山宾馆、商业大厦等拔地而起,电影院、新世纪广场、绣衣坊,市心广场等娱乐商贸综合体鳞次栉比。正月十三,元宵彩灯开始在市心路搭起来了。那时候每个镇街、大型企事业单位都要出一个彩灯,为增节日喜庆,大家想方设法精心谋划彩灯造型。有的搭建在梧桐树下,有的高挂在梧桐枝上。市心路成了光的河流,真是疑是银河落九天,恍若梦中,这样的灯会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如此绚烂的光影,就算莫奈梵高在世,也画不出这样的印象画。

市心路的梧桐树,在我们心中种下了温暖的种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忘不了它们,就像忘不了我们的青春,忘不了城市成长的一段历史。愿它们永远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长存于我们心中。

背包一族

■孔鸿德

看着它们两眼无光,生无可恋的样子,我一下子理解了《骆驼祥子》的深意,打消了骑坐的念头。生命一旦沦为奴隶或者工具,何来灵魂?当然也不能用人的思维去理解,骆驼和沙漠就是一对天生的伴侣,谁也离不了谁。一旦把骆驼们迁移到江南,或许骆驼就会绝种,沙漠再无商旅。

沉默塔克拉玛干

看惯了江南的旖旎与温婉,一脚踏进南疆灰蒙蒙的阿拉尔市,才体验到人生的别样——地球真的很大,第二天轰隆隆的大马力越野车把我们带进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人生粗犷从此而始。

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中心,北依天山、南靠昆仑,西仰帕米尔高原,东联罗布泊沼盆。面积35.73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在世界各大沙漠中,最神秘、最具有诱惑力,被评为中国五个最美的沙漠之一,迄今发现古城遗址无数。

“沙翻痕似浪,风急响疑雷。”马达轰隆,两辆各可坐10多人的大型越野车一路咆哮着狂颠在45度沙丘之间。当日无风,车到处,只见阳光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一口接近沸腾的金锅。太阳悬在头顶,像一个火饼,烤得沙粒噼啪作响,每一粒都裹着刺眼的光。天蓝得发艳,似要开裂。偶有一秃鹫盘旋,黑影划过沙地,转瞬便被热气吞没。坚强的骆驼刺和梭梭草零星地扎在沙上,叶子也蜷成细条,灰扑扑的,仿佛随时会自燃。站在丘顶,俯瞰脚下延绵无尽的沙丘时,那种震撼感会瞬间击穿你的灵魂。这里并不是普通的沙漠,而是经过岁月雕琢后形成的一幅金色画卷。金黄色的沙丘层层叠叠,微风一吹,热浪翻滚起来,远处的沙丘便跟着扭动,活像一条条被煎得蜷曲的金蛇,绵延千万里。地平线在热气中扭曲,远远望去,沙丘的轮廓像熔化的金子,缓缓流动。

我们都很兴奋,不怕热地在沙丘上狂奔、滑沙,还有各种搔首弄姿的摆拍,似乎要释放所有被现实压抑的情绪。我是老顽童,整个游玩过程都坚持赤脚踏沙,因为用身体接触大自然一定是最本真、最健康的养生方式。我也是唯一一个玩了滚沙的玩客。闭上眼睛,用防晒衣裹紧全身,和小孩一样,仰躺在几十米高并接近垂直的金字塔沙丘顶上,然后被几个同事一脚推出自然滚落,越滚越快,在呼呼的风声中感受重力加速度与金色沙海的震撼碰撞!落地后,我继续闭上眼睛,仰面苍穹,在穷极的荒漠中和灵魂一起享受全身心的放空,和沙漠一起沉默。此时四漠无声,除了远处偶有一小簇一小簇低矮的梭梭草,一片荒芜,唯有自己的心跳在耳畔轰鸣,提醒着生命的存在。

塔克拉玛干大漠亦是如此,它不关心生死,不理会兴衰,只是在千年万年中沉默存在,用干裂让世界无春,用空寂让时间无聊。这里几乎没有绿色和生命,只有遐想,荒芜就是伟大的历史。

“瀚海孤行客,苍茫自远征,负重千斤稳,踏沙万里平。”回到沙漠之门,我就看到了一群专供游客骑游的骆驼。它们虽然都瘦不拉几毛掉得厉害,有很多只已经光脱脱露出了皮肤,但是信念不衰、工作不减,驼背上都披红挂绿地被安装着沉重的铁制座架,并且一律用绳子串联着蹲趴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气,随时恭迎客人上座,如稍不听话,就会被主人连吼带打,毫不留情。看着它们两眼无光,生无可恋的样子,我一下子理解了《骆驼祥子》的深意,打消了骑坐的念头。生命一旦沦为奴隶或者工具,何来灵魂?当然也不能用人的思维去理解,骆驼和沙漠就是一对天生的伴侣,谁也离不了谁。一旦把骆驼们迁移到江南,或许骆驼就会绝种,沙漠再无商旅。凡事自有定律,无需枉作更改,这大概就是天作地合的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吧!

灯下漫笔

■潘开宇

试把樱桃荐杯酒

梅子黄时雨的初夏,总在年年此际,让人生出无端的欢喜。

它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灵动,是“竹摇清影罩幽窗”的幽寂,是“贴水新荷又满池”的丰盈,也是布衣诗人戴复古笔下“试把樱桃荐杯酒”的悠然。浮生若梦,静品流年,人生百味,皆在这恬淡之中。

“等闲过了一年春,雨后风光夏景新。试把樱桃荐杯酒,欲将芍药赠何人。”

这首《初夏》是戴复古的翘楚之作。春去夏来,时光悄然流转。樱桃红艳欲滴,杯酒醇厚绵长,与雨后初晴的清新景致相映成趣。芍药又名将离,尽管花开正盛,却暗含别离之意——古往今来,它总是离人手中的赠物,缱绻缠绵的离别花。盛开时花影婆娑,宛如舞者;纷落陌上后,零落成泥,如同人生聚散无常。诗人以樱桃荐酒,以芍药寄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初夏的丰盈与离愁的怅惘。

初识戴复古,是因了他的另一首描写初夏游园快乐时光的那句“熟梅天气半阴晴”。池塘里小鸭嬉戏的活泼,满树金黄枇杷的丰硕,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欢愉时光。身处“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南宋,这位终身不仕的诗人以江湖为家,以天地为卷。他一生痴迷诗书,踏遍南宋山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漂泊中觅得诗意,在行走中铸就华章。他的足迹遍布江南烟雨、汉江烽烟,却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以笔墨记录时代的悲欢离合。

作为南宋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戴复古的诗作数量颇丰,流传甚广,或咏物言志,或感时伤事,皆饱含生活意趣与家国情怀。他曾师从陆游,作品受晚唐诗风影响,兼具江西诗派风格。尤擅五律,其诗风清健轻快,无斧凿痕,语言凝练含蓄。戴复古虽身在江湖,却心系庙堂,笔下既有《淮村兵后》中“小桃无主自开花”的沧桑,也有《盱眙北望》里“难禁满目中原泪”的悲怆。他的诗,是乱世中的清音,是羁旅者的月下独吟,更是对故国山河的深情叩问。

酒至半酣,诗当得意。凭栏远眺,但见云卷云舒。戴复古以一支诗笔,写尽人间清欢与沧桑,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从樱桃荐酒的闲适中,品出一份空灵的诗意。当我们在这个初夏时节,拈一颗樱桃,品一杯清酒,仿佛能穿越时空,与诗人对坐,共话“芍药赠何人”的怅惘,同叹“中原北望气如山”的豪情。那些关于离别的惆怅、关于家国的忧思、关于自然的礼赞,都在杯酒之间,化作永恒的共鸣。

湘湖新苗

■曹志远

新“龟兔赛跑”

上个月,兔子和乌龟赛跑,输得一败涂地。兔子越想越不甘心,决定再次挑战乌龟。这一次,兔子势在必得!

到了比赛的这一天,起点处已是人山人海,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觉得兔子吸取了教训,肯定会赢;有的觉得乌龟肯定有新招,再赢兔子;也有人觉得这次难度增加,路上设置了障碍物,谁也赢不了。

兔子在起跑线上蓄势待发,十分轻松;而乌龟伸了个懒腰,也一点儿不紧张。随着人潮喊出了“3,2,1,出发!”兔子如一支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而乌龟则不紧不慢地将手伸进了龟壳里……正当大家对乌龟的举动摸不着头脑时,乌龟迅速掏出了一个喷气滑板,然后“唰”的一下冲了出去,把大家都看呆了。

跑了十分钟,兔子正在奋力地奔跑。突然,一阵喷气声在身后传来,原来是乌龟追上来了!兔子立马加速,可是,乌龟的速度太快了,一刹那,就超过了兔子,并甩远了距离。又跑了十几分钟,兔子已经看见了不远处的终点拱门,也看见了许多观众聚集在终点线两侧,焦急地张望,但就是不见乌龟的身影,心想它肯定与同伴们兴高采烈地一起庆祝了。兔子虽然觉得没希望了,可是仍然坚持跑到了终点。但是,一到终点,意外地发现自己竟是第一名!

正当兔子既激动又疑惑之时,听到有人在说,乌龟的滑板太快了,以至于在下坡时,滑板失控,转了180度,飞回到了起点,是乌龟故意让兔子赢的。兔子听到这话,心里不是滋味,原本激动的心也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傍晚,兔子刚想吃晚饭,新闻记者来采访了。记者让兔子谈谈这次夺冠的感想。兔子闪着两只大耳朵,脸也红了,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在记者的再三催问下,兔子说:“谢谢乌龟!是它的大度和谦让,才使我认识到,做事一定要谦虚、勤奋,更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成功!乌龟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时,夕阳染红了兔子的背影,同样也染红了远处乌龟的背影……